

王國維詩詞箋注

王國維 著
陳永正 箋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王國維詩詞箋注

百尺朱樓臨大道

樓外輕雷，不聞昏和曉

獨倚闌干人筋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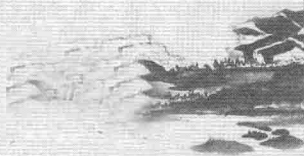
閑中數盡行人小

一霎車塵生樹杪

陌上樓頭，都向塵中老

薄晚西風吹雨到

明朝又是傷流潦



王國維 著 陳永正 箋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王國維詩詞箋注 / 王國維著; 陳永正箋注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 10
ISBN 978-7-5325-7009-6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②陳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注釋—中國—民國 IV. ①I222.7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217495 號

王國維詩詞箋注

王國維 著

陳永正 箋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排版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19.75 插頁 5 字數 494,000

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7009-6

I·2728 平裝定價: 56.00 元

前 言

王國維(1877—1927)是中國近代的著名學者。他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、古文字學家,也是一位傑出的文藝理論家。王國維的《人間詞話》是近代最有影響的文學批評論著,作者並特意用自己的藝術思想去指導創作實踐,他的詩詞無論在題材或風格上都頗具特色。王國維不失為清末民初一位獨樹一幟的詩人。

—

王國維,初名國楨,字靜安,一字伯隅,初號禮堂,又號永觀,晚號觀堂。浙江海寧人。生於清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九日(1877年12月3日)。靜安先生出身於一個“世為農商”^{〔一〕}的家庭,其父乃譽能詩古文辭,攻書畫篆刻,中年後里居不出,以課子自娛。靜安10歲時,“詩文時藝早已洛洛成誦”^{〔二〕}。15歲中秀才後,應鄉試不中,時中日之戰後,變法議起,得讀康有為、梁啟超的疏論,遂放棄舉業,改習西學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(1898)初,從海寧赴上海,在梁啟超任主編的《時務報》當書記校對,為館主汪康年司筆札,並師事康門弟子歐榘甲,歐“示以傳孔教、重民權、改制度”之說^{〔三〕}。是年六月,以業餘時間到羅振玉所辦的東文學社學習日語及理化知識。這期

間，接受了“新學”和西學的影響，而對古典詩詞仍是情有獨鍾。一日，羅振玉偶在同舍學生扇頭看到靜安的詠史詩，大為激賞，並為贍養其家，使無內顧之憂。靜安感激知遇，事羅以師禮，自此結成終生依託的關係。戊戌政變後，《時務報》被迫停辦，羅氏留靜安在東文學社任庶務，繼續學習哲學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英語，直至庚子事變後東文學社解散。二十七年初，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讀書，數月後，即因病輟學返國。靜安結束了在學校的求學階段，“自是以後，遂為獨學之時代”^[四]，對西方哲學、文學發生興趣，專意閱讀和研究康德、叔本華、尼采等人的哲學和美學著作，並從事哲學、教育學、倫理學、心理學等方面論著的譯述工作。

光緒二十九年(1903)，靜安受聘於南通師範學堂，任倫理學和國文教員。三十年秋，羅振玉創設江蘇師範學堂，邀靜安赴蘇州參加籌辦工作，講授修身、文學、歷史等課程。開始致力於學術研究。幾年間，在羅氏主持的《教育世界》雜誌發表了大量文章，介紹西方哲學思想，闡述個人在教育、美學、文學等方面的見解。這時期的重要著作有《論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》、《紅樓夢評論》等。三十一年(1905)，《靜安文集》初版刊行。

光緒三十二年(1906)，羅振玉為學部尚書榮慶奏調入為學部參事，靜安又相隨入京，暫寓羅氏家中，專力治宋詞元曲。次年春，由羅氏舉薦，被派在學部總務司行走，以後又任學部圖書館編譯、名詞館協修等職，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。在北京期間，寫成了《曲錄》、《戲曲考源》、《宋大曲考》等數種整理與研究古代戲曲的著作，在這個基礎上，於1912年流亡日本時完成了《宋元戲曲考》這一巨著。著名的詞學著作《人間詞話》，亦於光緒三十三四年間分期連載於《國粹學報》。

在詩詞創作上，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這五年間，靜安寫下他一生中最主要和最有價值的作品，即收入《靜安詩稿》中的大部

分詩作和《人間詞·甲稿》、《人間詞·乙稿》。

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，靜安於當年12月攜眷隨羅振玉東渡，寓居日本京都。“盡棄前學，專治經史”^[五]，從事中國古代史料、古器物、古文字學的考訂工作，並常與日本學者交流。1916年春，應猶太富商哈同之聘回國到上海編輯《學術叢編》雜誌，繼續從事甲骨文及考古學的研究。1918年，兼任哈同辦的“倉聖明智大學”教授，後又應清室遺老沈曾植之邀，參加纂修《浙江通志》。在日本京都的五年和在上海的六年，是靜安學術活動最盛的時期，寫下大量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論著，1922年，編成《觀堂集林》二十卷刊行。同年受聘為北京大學通訊導師。

1923年春，由蒙古貴族升允推薦，召為清故宮“南書房行走”，5月入北京就職，食五品俸。1924年11月，馮玉祥將溥儀驅逐出宮，靜安認為是奇恥大辱，幾次要投御河自殺，因家人嚴密監視而未果。次年，任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，講授經史、小學，並從事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。1927年6月，當北伐軍向北節節推進之時，靜安寫就遺書，謂“五十之年，祇欠一死，經此世變，義無再辱”^[六]，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投水自盡。終年50歲。

二

王國維的詩歌創作，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。第一期為問學江鄉時期(1889—1905)。第二期為訪學日本時期(1911—1915)。第三期為治學上海時期(1916—1923)。第四期為講學北京時期(1923—1927)。

第一期包括靜安在上海東文學社學習和在南通、蘇州兩地師範學校任教時期。主要作品有收入《靜安詩稿》的古今體詩49首，加上早年所作《詠史》20首，以及後來的棄稿《戲效季英作口號詩》6

首，共 75 首，約占靜安詩總數的五分之二。

靜安問學江鄉時期，如饑似渴地研讀西方哲學書籍。如他所說的：“體素羸弱，性復憂鬱，人生之問題，日往復於吾前，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。”^[7]這期間的詩作，幾可視為靜安哲學思想的樣板。作於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的《題梅花畫簾》一詩，已為這一期的創作定下了基調：

夢中恐怖諸天墮，眼底塵埃百斛強。苦憶羅浮山下住，萬
梅花裏一胡牀。

“夢”，人生是一場幻夢，夢中充滿恐怖，充滿痛苦。世界是虛妄的，無法預知的。靜安一再感歎道：“人生一大夢，未審覺何時？”（《來日二首》之二）中國古代詩人也常歎息“人生如夢”，這夢也有悲哀也有歡樂，而靜安的“夢”是叔本華所說的“人生是一大夢”的無窮無盡的痛苦之夢。“夢”，是虛幻的：“早知世界由心造，無奈悲歡觸緒來。”（《題友人三十小像》）“我欲乘龍問義叔，兩般誰幻又誰真？”（《出門》）夢與現實，真幻難辨。“面牆見人影，真面固難知”（《來日二首》之二）。儘管無法瞭解人生的真面目，卻不得不面對這眼底污濁的“塵世”：“朝朝吳市踏紅塵”（《九日遊留園》）、“不堪宵夢續塵勞”（《塵勞》）。生活在塵世中，總是感到局促難伸：“人生苦局促，俯仰多悲悸。”（《遊通州湖心亭》）“側身天地苦拘攣。”（《雜感》）個人無法得到自由，如魚在罟，如鳥在籠：“網罟一朝作，魚鳥失寧居。”（《偶成》）“野鳥困樊籠。”（《遊通州湖心亭》）“荊棘窘余步”（《來日二首》之一），終日營營役役，不遑寧處。詩人感到生活實在沒有意義，他迷惘、懷疑、痛苦，發出了絕大的疑問：

來日滔滔來，去日滔滔去。適然百年內，與此七尺遇。

爾從何處來？行將徂何處？扶服徑幽谷，途遠日又暮。

——《來日二首》之一

痛苦來自人的自身，有生命，就有與生俱來的痛苦。在《欲覓》一詩中，靜安明確揭示：“憂與生來詎有端！”人類最大的敵人還是他自己。《老子》所說的“吾所以有大患，為我有身”一語，為靜安深所服膺：“大患固在我”、“我身即我敵”（《偶成二首》）。人生不斷“自屠”、“自燒”、“自縛”、“自鑽”，自己總是跟自己作對，最後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，這是人生無法避免的悲劇。靜安曾說過：“吾人之知識與實踐之二方面，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係，即與痛苦相關係。”^[八]“欲”，是生活中痛苦的根由。他在詩中不無悲憫地指出：芸芸衆生，無不在“冥然逐嗜欲，如蛾赴寒檠”（《端居》之二）。明知嗜欲如火般焚身，人們還是趨之不已。物欲，包括飲食之欲與男女之欲，都源於人的“生存意志”，即使有大智慧的“至人”，也不免“中夜博嗜欲”（《偶成》），為物欲所役。在《馮生》一詩中，靜安為人生的意志、物欲、痛苦作出生動的圖解：

衆庶馮生自足悲，真人何事困饑飢。家貧且貸河侯粟，行苦終思牧女糜。溟海巨鵬將徙日，雪山大道未成時。生平不索長生藥，但索丹方可忍饑。

連“真人”也要被飲食之欲所困擾。莊周要向監河侯貸粟，釋迦牟尼也因饑餓而接受牧女獻奉的乳糜，世界上沒有可令人“忍饑”的丹方。而性欲，則為延續物種所需，故為生命意志的最終體現。靜安詩中以蠶設喻：“耑耑索其偶，如馬遭鞭撻。吮濡視遺卵，恬然即泥滓。明年二三月，儻儻長孫子。茫茫千萬載，輾轉復周始。”（《蠶》）語氣極為冷峭。

生活既然是如此苦痛，如此可悲，世人唯有尋求“解脫”之道。靜安先是想逃遁眼前的一切，“苦求樂土向塵寰”（《雜感》），他嚮往着羅浮山下的萬樹梅花，翁埠潮頭的千頃月色，在詩中多次表達自己歸隱山林的願望：“馳懷敷水條山裏”（《雜感》）、“便擬山中構一廬”（《重遊狼山寺》）、“我與野鷗申後約，不辭旦旦冒寒煙”（《曉步》）、“聞道南山薇蕨美，膏車徑去莫遲疑”（《病中即事》）。但歸隱畢竟是無法實現的，詩人祇好寄託於讀書和藝術之中。讀書是靜安一生最大的樂趣。16歲時即“以幼時所儲蓄之歲朝錢萬，購前四史於杭州，是為平生讀書之始”^[九]，以後更得讀古今中外的奇書異籍：“百年那厭讀奇書”（《重遊狼山寺》），“周流觀石渠，蔽虧東觀籍”（《偶成》），沉浸在讀書中。忘掉世間一切的煩惱和痛苦，求得直接之慰藉。藝術創作，更是詩人內心感情的昇華，在美的創造中獲得“最純粹之快樂”，靜安把寫詩作為一種解脫之道：

不有言愁詩句在，閑愁那得暫時消！

——《拚飛》

誰能妄把平成業，換卻平生萬首詩。

——《坐致》

然而，讀書和創作，祇不過是暫時的解脫，深受叔本華思想影響的王國維，還想追尋終極的解脫之道：“蟬蛻人間世，兀然入泥洹。”（《偶成二首》之二）泥洹，即“涅槃”，意為“寂滅”，叔本華認為最終的解脫是“進入涅槃”，求得“寂滅中的極樂”^[-〇]。對青年時代的靜安來說，“涅槃”畢竟是難以接受的，他骨子裏還是一個懷疑論者：

人生過處惟存悔，知識增時祇益疑。

——《六月二十七日宿硤石》

這一“疑”字，使靜安不致於溺而不返，但又增加了他內心的矛盾和痛苦：“何爲方寸地，矛戟森縱橫？聞道既未得，逐物又未能。袞袞百年內，持此欲何成？”（《端居》之二）“相逢夢中人，誰爲析余疑？”（《來日二首》之二）靜安總是感到“胸中妄念苦難除”（《五月十五夜坐雨賦此》），所以他在詩中一再用楊朱歧路的典故：“未免楊朱泣路歧”（《病中即事》）、“祇分楊朱歎歧路”（《天寒》）、“欲求大道況多歧”（《六月二十七日宿硤石》），最後，靜安甚至連釋迦牟尼自己能否真正解脫都感到懷疑了：“人間地獄真無間，死後泥洹枉自豪。終古衆生無度日，世尊祇合老塵囂。”（《平生》）他終於放棄哲學的探求，志趣轉移到文學的研究上。

除了上述的抒情詩外，值得注意的還有靜安早期詩作《詠史二十首》。組詩當作於在東文學社學習時期前後。王氏集中失收，後載於《學衡》雜誌，原編者謂其“分詠中國全史，議論新奇而正大”。羅振玉因激賞其中“千秋壯觀君知否，黑海東頭望大秦”之句而“拔之於儔類之中，爲贍養其家，俾得力學”^{〔一〕}。組詩記述了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，對歷史人物分別作出評價，可見靜安在青年時代對史學已經有濃厚的興趣。

第二期的詩歌有收入《觀堂集林》壬子至乙卯所作的古今體詩23首，加上《觀堂別集》辛亥所作“定居京都”詩四首及《題殷虛書契考釋》一首，共28首。靜安在日本京都曾將壬子、癸卯兩年所作之詩編成《壬癸集》，以木活字排印出版。

這時期最重要作品有所謂“壬子三詩”，即長篇七古《頤和園詞》、《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》、《蜀道難》三詩。辛亥革命後，靜安追隨羅振玉流亡日本，懷往感今，對清王朝的滅亡無限痛惜。《頤

和園詞》以慈禧太后的一生為線索，敘述晚清史事。詩中寫慈禧聽政初年，任賢使能，國家重見“中興”，修建頤和園以行樂。五十年間，國事翻覆，中間又經歷過扶立光緒帝及庚子事變等事。慈禧死前以宣統帝入繼大統，最後清王朝卻被袁世凱所顛覆。詩人在篇末歎息道：“定陵松柏鬱青青，應為興亡一拊膺。卻憶年年寒食節，朱侯親上十三陵。”靜安對此詩甚為滿意，認為雖或不如白居易《長恨歌》，但亦可追步吳偉業《圓圓曲》。然詩中對慈禧多有溢美之辭，亦時露清室遺老的思想，影響了本詩的藝術感染力。

《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》一詩中，靜安檢討了清王朝滅亡的緣由，表現了一位史學家應有的識力：“百僚師師學奔走，大官諾諾競圓轉。廟堂已見綱紀弛，城闕還看土風變。食肉偏云馬肝美，取魚坐覺熊蹯賤。觀書韓起寧無感，聞樂延陵應所歎。巾車相送城南隅，歲琯甫更市朝換。羸蹶俄然似土崩，梁亡自古稱魚爛。”清代末葉，已是綱紀廢弛，官僚無恥，土風墮落，偽學流行。因王朝內部腐敗而自取滅亡，靜安在哀傷惋歎之餘亦感到無奈。

《蜀道難》一詩則專為端方之死而發。端方是一位滿族大臣，亦頗好收藏金石文物，為此靜安頗有點惺惺相惜。端方在辛亥革命初起時被派往四川討“賊”，途中為所率領的新軍將士所殺。端方其人其事，無論如何都不值得為之大書特書，而靜安在詩中卻揚揚備至，視其被殺為壯美之悲劇，則未免帶有偏見了。

除了“壬子”三詩外，靜安在這時期所寫的詩歌亦多有政治色彩。如《讀史二絕句》悲憤地指斥袁世凱強迫清帝退位並攫取政權：

楚漢龍爭元自可，師昭狐媚竟如何？阮生廣武原頭淚，應比回車痛哭多。

不少詩句明確地表示對革命的反對態度：“烈火幸逃將盡劫，神山況有未焚書”，“市朝言論雞三足，今古興亡貉一丘”（《定居京都……》），“可但先人知漢臘，定誰軍府問南冠”（《壬子歲除即事》），“盡有三山沉北極，可無七聖厄襄城”（《遊仙》）。此外，如《詠史》五首，借古諷今，讚美古代英明的帝王而對袁世凱及其追隨者深致不滿；《昔遊》六首，緬懷故國，極寫山川之美，慨歎欲歸不得。而長篇五古《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》，則敷陳排比，敘述光緒之後隆裕的一生，感愴無限。隆裕先既失歡於光緒，接着又經歷戊戌政變與庚子之亂，光緒被幽囚而死後，過繼了溥儀作小皇帝，不及三年，辛亥革命發生，又遭到權臣袁世凱的迫脅，清帝遜位，不久，隆裕便鬱鬱而終。詩篇長達九百言，篇末更對隆裕與溥儀“寡婦孤兒”的命運表示了極大的哀切和同情：“補天愁石破，逐日恨泉乾。心事今逾白，精誠本自丹。”也許是這種“仁者的悲憤”^[-二-]，使靜安對清王室有着一份親近的感覺吧。在這時期的詩作中，有一首《癸丑三月三日京都蘭亭會詩》，詩歌記述日本京都的文人雅士在癸丑上巳日作“蘭亭集會”的盛事，當中以大量筆墨考據王羲之《蘭亭敘》石本的流傳經過，議論漢魏以來各種書體的演變過程，已開了第三期“以議論為詩”的先聲。

第三期的詩作有收入《觀堂集林》丙辰至癸亥所作的古今體詩 25 首，加上《觀堂別集》中丙辰至壬戌所作的古今體詩 22 首，共 47 首。

靜安自日本返國，寓居上海，與學者沈曾植過從甚密，專意研讀出土文獻，對古文字學、古音韻學、西北史地以及敦煌文獻、金石典籍均有精深的研究，寫下了大量的學術著作，這期間靜安的詩往往也帶有濃郁的學究味。如長篇七古《海上送日本內藤博士》一詩，可說是叶韻的論文：“商侯治河此胥宇，灑沉澹災功微禹。王亥嗣作殷高祖，服牛千載德施普。擊牀何怒逢牧豎，河伯終為上甲

輔。中興大業邁乘杜，三十六葉承天序。”對殷商史和甲骨文不熟悉的讀者簡直不知所云。此外如《題沈乙庵方伯所藏趙千里雲麓早行圖》三首，議論宋元的南北宋畫家；《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絕句》分別論述唐作戶籍制度、佛經、小說、詩詞等；《冬夜讀山海經感賦》則專寫《山海經》中的橫暴之徒如蚩尤、共工、相繇等，以此來譏刺革命黨人。還有題柳如是尺牘的二絕句，題漢磚的二絕句，題西泠印社圖的二絕句，都少情寡味，大似乾嘉學者以議論爲詩之作。

靜安這時期的詩作，也受到“同光體之魁傑”沈曾植的影響，如《和巽齋老人伏日雜詩四章》，爲和沈氏之作，風格亦步趨之。其一云：

春心不可掬，秋思更難量。雨蟻仍爭垤，風螢倏過牆。視天殊瀟漫，觀化苦微茫。《演雅》誰能續，吾將起豫章。

錢仲聯謂其“簡雅有致”^[-三]。“雨蟻”、“風螢”之語，隱含諷意，可見靜安仍未忘情於政治。又如：“萬里玄黃龍戰野，一車寇媾鬼張弧”（《戊午日短至》）、“詰朝唱偈子，政可毆神奸”（《小除夕……》）等，亦不無憤激。至如《遊仙》詩惋傷張勳復辟失敗，詠張氏二烈女詩稱讚張曾敫殺害秋瑾，則更見作者的思想傾向了。

第四期的詩作包括《觀堂集林》癸亥以後的古今體詩 10 首、《觀堂別集》癸亥以後的律絕 30 首，以及佚詩 2 首，共 42 首。其中 37 首是爲清廢帝溥儀以及王公、大臣、太監、朋友題詠的，還有五首是賀壽詩。這些詩歌或表達對清室忠惻之情，或抒發世事滄桑的哀感，特別在馮玉祥“逼宮”之後，靜安的詩歌更充滿徹骨的悲涼：“事去死生無上策，智窮江漢有回腸。”（《羅雪堂參事六十壽詩》之一）“瓊樓已自歸無地，寒谷那知歲有春。”（《袁中舟侍講五十生日壽詩》）靜安似乎對一切都絕望了。

王國維詩歌創作的四個時期，與作者一生經歷的四個階段是一致的。靜安在《人間詞話》中指出，有“詩人”之詩，有“政治家”之詩，“詩人之眼，則通古今而觀之”，“政治家之眼”，則“域於一人一事”。靜安又認為有“主觀之詩人”、“客觀之詩人”，主觀之詩人閱世淺，性情真，客觀之詩人閱世深，材料變化豐富。可以說，靜安在第一期中是位“主觀之詩人”，所寫的是“詩人”之詩；在第二期中是位“客觀之詩人”，所寫的是“政治家”之詩。靜安青年時醉心於哲學，而又常為感情所困擾。他曾在哲學與詩歌兩大領域中彷徨：“余之性質，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，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。”^{〔一四〕}其實靜安是一位感情與理性都極為豐厚的才人。他想為解脫“人生之問題”而從事於哲學，在研究過程中，又知道哲學既有真理，也有謬誤，因而內心充滿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和痛苦，發而為詩，自能以最真摯的感情來表達自己對人生的態度。靜安第一期的詩作，多半是“憂生”之詩。對人生種種問題感到困惑，滿懷悲憫之情，力求解脫之道，在作品中表現出一位理想家的“赤子之心”。近人論及靜安的詩作，每謂其“在形式上更多的卻是學古”，“少作不過放翁境界”^{〔一五〕}，則未免是皮相之言。無疑，靜安的少作在藝術手法上是受到陸游的影響，而其藝術語言則完全是獨創的。如上文所引的“人生過處惟存悔，知識增時祇益疑”、“人間地獄真無間，死後泥洹枉自豪”等語，是在古代任何一位詩人的集子中都找不到的。繆鉞謂靜安詩“其中含有哲學意味，清邃淵永，在近五十年之作家中，能獨樹一幟”^{〔一六〕}，當以這一期的詩歌而言。在第二期中，靜安創作了多首長篇古詩及組詩。辛亥革命推倒清王朝，舊的倫理道德也隨着政治制度的改變而分崩離析，靜安徹底放棄他曾深愛的西方哲學和小說、詞曲的研究，“反經信古”^{〔一七〕}，在異國日本致力於甲骨學的開拓，取得卓越的成就。這時靜安已飽歷世變，他寫的都是“憂世”之詩，是有為而發的，寫作動

機十分明確：爲“興亡”而拊膺歎息，提倡沂泗之上的孔子之道，表彰“忠節”，批判篡位奪權者。在作者心目中，這些是客觀的、宏壯的“史詩”，他在致鈴木虎雄書中談到《頤和園詞》：“此詞於覺羅一姓末路之事略具。至於全國民之運命與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，尚有更可悲於此者，擬爲《東征賦》以發之。”^{〔一八〕}可見靜安是要作“政治家”之言的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迂執和偏見，使靜安無法理解政治的真相，他的詩作自然也無法做到真正的客觀。第三期的詩是“學人之詩”。以學問爲詩，以經術爲詩，以議論爲詩，以考據爲詩，如此種種，實已背離詩道，這期間除了和沈曾植唱酬的幾首詩外，佳作已是不多了。第四期的詩則是典型的“文學侍臣之詩”。應題，應景，應命，既無詩情，復無詩意，光是爲溥儀題畫的詩就有十四首，善頌善禱，真使人不敢相信這出於一位傑出的文藝理論家與詩人之手。

王國維一生祇留下 192 首詩，作爲一位詩人來說，數量不算很多。在近年出版的《中國近代文學大系·詩詞卷》中收錄靜安詩 47 首，錢仲聯編著的《近代詩鈔》中收錄靜安詩 74 首，入選的比例是相當高的。靜安創作態度嚴謹，不苟作，不濫作，其詩歌的成就，以第一、二期爲最高，第三期也有一些佳製。在清末民初，詩壇上流行着以“詩界革命”爲號召的“新派詩”和以“宋詩運動”爲宗旨的“同光體詩”，不少詩人都受到這兩大流派的影響，而王國維卻能獨闢蹊徑，以西方文藝理論研究詩歌，並以之來指導詩歌創作，故其第一期的哲理抒情詩和第二期的長篇史詩都能取得較大的成功，在近代詩歌史上佔有不容忽視的一席之地。

三

王國維的《人間詞話》，是作者在繼承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傳

統的基礎上，試圖將西方某些美學思想融匯到傳統的文藝批評中的一部重要著作。《人間詞話》中的一些有關藝術特徵和創作方法的論述，正是王國維進行詞的創作的理論根據。欣賞靜安詞，應先對《人間詞話》有所瞭解，同樣地，要更深刻地研究《人間詞話》，也不能不讀靜安詞。

《人間詞話》論詞的核心是“境界”說：“詞以境界爲最上。有境界則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、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。”至於“境界”一辭的具體定義，作者並未立說，故後世的注家蜂起，或以“意境”釋之，或謂即“作品中的世界”，或認爲指作品中“鮮明的藝術形象”，或認爲“祇要吾人內在之意識中確實有所感受，便亦可得稱爲境界”。郭紹虞解釋說：“蓋所謂境界，不僅是指真實地反映客觀現實的圖景，也包括了作家主觀的情感，它是以主客觀統一的概念出現的。”^{〔一九〕}王氏在他託名樊志厚所作的《人間詞·乙稿·序》中說：“文學之事，其內足以摠己而外足以感人者，意與境二者而已。上焉者意與境渾，其次或以境勝，或以意勝。苟缺其一，不足以言文學。”這個“意境”說正是“境界”說的前身。“境界”說除了包有“意境”說的內容外，還強調了作家對客觀世界的真切感受：“故能寫真景物、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，否則謂之無境界也。”王氏把“寫真景物、真感情”作爲有境界的“最上”的標準，認爲祇有這樣，才能使詞“自成高格”。至於如何表現真景物、真感情的問題，王氏又提出“不隔”之說：要求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”。作品情景交融，鮮明生動，能使讀者獲得真切的感受，則是“不隔”。所謂“隔”，也就是說，作者對客觀事物沒有真切的感受，或其感受被作品中處理不當的語言形象所阻隔，因而未能很好地傳給讀者，這樣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感染力。

王國維又提出“有我之境”、“無我之境”之說：“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；無我之境，以物觀物，故不知何者爲我，

何者爲物。”所謂有我之境，是指客觀景物與主觀感情強烈交流時產生的境界。移情於景，融景於情，作品中的情與景互相作用，互相影響，故在客觀事物的描寫中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。所謂無我之境，是指作者採取“萬物靜觀”的態度，進行“不動心”的描寫，以達到“物我相忘”的境界。故王氏接着解說：“無我之境，人惟於靜中得之；有我之境，於由動之靜時得之。故一優美一宏壯也。”無論“有我”或“無我”之境，其實均有“我”在焉，所以王氏又特別作出解釋：“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，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。”

《人間詞話》還進一步接觸到創作方法問題：“有造境，有寫境，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頗難分別。因大詩人所造之境，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，亦必鄰於理想故也。”作者注意到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聯繫，並認爲可把理想與現實統一在創作中，這論點無疑是有它的啟發意義的。

王國維力圖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貫徹其美學理論，一部《人間詞》就是他用以宣示世人的樣板。

《人間詞·乙稿·序》中說：“原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者，以其能觀也。出於觀我者，意餘於境；而出於觀物者，境多於意。然非物無以見我，而自有我在。故二者常互相錯綜，能有所偏重，而不能有所偏廢也。文學之工不工，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。”又云：“靜安之爲詞，真能以意境勝。”“靜安之詞，大抵意深於歐（陽修），而境次於秦（觀）。”可見王氏頗以其詞“有意境”而自矜的。下面是他自己最欣賞的兩首詞：

昨夜夢中多少恨。細馬香車，兩兩行相近。對面似憐人瘦損。衆中不惜辜惟問。陌上輕雷聽隱隱。夢裏難從，覺後那堪訊。蠟淚窗前堆一寸。人間祇有相思分。

——《蝶戀花》